

搜網

二止

□ 12
3003
2



12
3003
2



春秋提綱卷第六

朝聘明

晉魯交聘例

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三十一年公子

遂如晉

文五年公孫敖如晉 六年季孫行父如晉 公子

遂如晉 葬晉襄公 十有五年季孫行父如晉

季孫行父如晉

宣十有八年公孫歸父如晉 二十六年公孫嬰齊如晉 季孫

成三年晉荀庚來聘 六年公孫嬰齊如晉 季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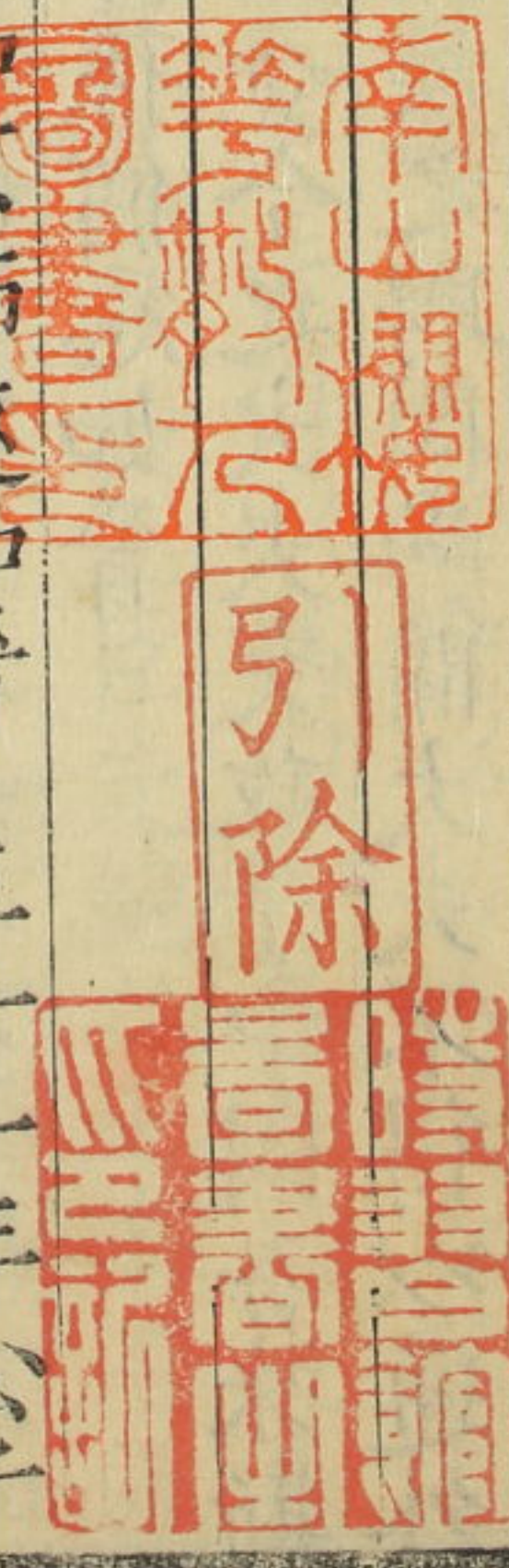
行父如晉 八年晉士燮來聘 十有一年晉卻

欒來聘 季孫行父如晉

襄元年晉荀營來聘 五年叔孫豹鄭世子巫如晉

春秋提綱卷第六

通志堂



六年季孫宿如晉 八年晉士匄來聘 九年季孫宿如晉 十有三年晉士魴來聘 十有六年叔孫豹如晉 十有九年季孫宿如晉 二十有四年叔孫豹如晉 二十有六年晉荀吳來聘 二十有八年仲孫羯如晉 二十有九年晉士鞅來聘 仲孫羯如晉 昭二年晉韓起來聘 叔弓如晉 季孫宿如晉 六年季孫宿如晉 八年叔弓如晉 十年叔孫姑如晉 十有六年季孫意如如晉 二十有九年晉士鞅來聘 二十有三年叔孫姑如晉 定六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嗚呼古之大夫聘問不出竟今之大夫交政乎中國吾味斯言而深悲之春秋之初諸侯之聘問尚簡大夫不得以通外

交春秋之中諸侯之聘問寢繁大夫始得以藉外權春秋之末外交愈固外權寢重而大夫皆得以為內患蓋春秋之義卿非君命不越竟祭伯之來春秋於王臣先絕之正本澄源之論也內大夫猶未有交乎外者自莊之二十七年季友如陳葬原仲則大夫之外交於是始然當是時諸侯之聘問尚簡而大夫外交之迹易見也屬有齊晉之事行李之命無月不至假聘行私皆得以遂其外交之謀而沒其外交之迹吁可畏哉春秋之書曰某年某如晉某如晉而外交之迹自見矣季孫專魯魯君之失政者六失國者二豈一朝一夕之故原其始終大抵倚晉之大夫為重文公之世其微也成襄之世其著也至昭公則寢烈寢盛而不可禦也晉襄未拱宣子實執晉柄而行父適來他年齊侵之告卒能轉移諸侯之師于扈之會微行父之力不及此仲遂主齊立接魯卿之足迹

不及晉竟者蓋十有七年宣公即世東門氏逐一反掌間移向日之主齊為今日之主晉非異人任行父也行父內則專政於魯外則取功於晉六年新田之賀行父實行締交大國非前日比十年成公如晉晉人以公之貳於楚也而執之及歸猶使卻擘盟公不信我公之朝乃獨信於行父之聘自此魯國之權始顛倒操縱於季孫之手矣茗丘之辱僑如之譖實為之行父之歸范文之言實獎之晉重季孫而赦魯也非重魯而赦季孫也嗚呼若季孫行父猶可繼是而宿繼是而意如魯尚足以為魯哉武子世父之爵位魯之卿於晉何與且於晉乎見於晉乎聽命焉不過借辭以媚晉也八年晉士匄以聘幣來九年季孫以聘幣報范文有功於季武之父季氏往報於范文之子季氏范氏之交始合矣荀偃為政姑使叔孫往而請代范齊匄為政季孫乃親往而拜師季氏范氏之交始

厚矣邢丘之會我襄公在晉不使公敵晉侯而使季孫敵晉侯則季孫之權甚重於公也此時襄公已失位矣豈特昭公失國之為可憐哉愚嘗謂襄公以前魯之君敵晉之大夫也襄公以後魯之大夫敵晉之大夫而晉魯之君不與焉也當成公而有荀庚卻擘士燮之聘當襄公而有荀營士匄士魴之聘或因公朝而晉以大夫聘也或因晉大夫聘而公遂往朝也公之與大夫敵也二十有六年荀吳之來遂敢以召公為辭魯幾移於晉之鄙邑矣華元子產輩所不為周公之魯獨甘心乎哉以大夫敵公猶可自二十九年之士鞅以後公且不得儕於晉之大夫矣韓起為政告於諸侯既來享於公復飲酒於季氏何為哉公以弔少姜而見辭季氏之致祿乃與之公以取牟婁而見辱季孫之往謝乃享之公以取郟故而見止季孫十六年之行乃受之公屢朝而屢不入季孫屢

聘而屢受吁季孫自此不君君矣平丘之執乃借力於荀吳昔主范氏今又主中行氏為之謀者眾矣季孫雖有不君君之志然猶忌叔孫昭子也士鞅之來使愛一牢而取憎於大國遲一年而使叔孫往果而見執意如之為謀不亦巧哉陽州之行諸人視公如路人者宜也不令之臣不以為討反使荀躒會焉反使荀躒私為范氏中行氏皆意如之匹也昭公欲歸又可得邪嗚呼茗丘之執釋行父者范氏也平丘之執釋意如者荀氏也適歷之會私意如者又范氏之使荀氏也吾攷昭公失國之由大抵季孫平時聘晉之故或曰東門以後聘晉不獨季孫子之咎季孫也何故曰諸臣莫強於三家三家莫強於季氏仲孫之聘晉者三其事簡也叔孫聘晉者五豹媿之為臣忠也季孫之聘晉者十二藉外權逼公室之罪大不可掩也況有主范主荀之實哉不寧唯是宋樂祁主

范鄭伯石主韓衛孫林父甚善晉大夫諸侯之大夫皆季孫也晉君弱六卿強付夏姬以司宮付費無忌以待客付逢孫楊孫以管鑰徒擁虛器於其上而朝歌晉陽之事起矣晉國之君亦昭公也又其甚也陪臣執命三家大弱梁嬰父董安子之名疊見於傳季斯仲忌如晉春秋不於此而終乎嗚呼二卿之行誰使之也春秋之法不書其名愚亦不忍言其人

衛魯交聘例

文四年衛侯使甯俞來聘

成二年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襄元年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七年季孫宿如衛

衛侯使孫林父來聘

嗚呼魯衛兄弟也入春秋來贄幣不交者百餘年抑人亦有言太姒之子惟周公康叔為相睦也何乃闕略如是邪隱桓

之春秋舍婚姻之國未有書聘者也齊伯興而陳始聘晉伯興而衛宋鄭始聘諸侯交聘皆非邦交之常未免役於伯主之故吾觀魯衛交聘之文而諸侯之事情瞭然矣自文以來晉數有憾於衛季年成公不朝而衛見伐衛人報之而卿見執我文公之四年衛侯往謝於晉而怒未息也以百餘年間闕之衛一旦甯子實來豈無事於魯而聘於魯哉此時魯於晉為睦數會晉君于戚矣數會晉卿于垂隴矣公又如晉而及晉侯盟矣公至自晉於是年之春甯子來聘於是年之秋不速之來者也謀將藉魯以介於晉也十有三年公又如晉衛侯遂會公于沓觀此則甯子來聘之意其謂不然邪新城以後衛又於晉為睦宣公即政我反不如之我公之朝以齊故我大夫之聘以齊故昔也衛藉魯以事晉今也又為晉以致魯七年之冬將為黑壤之會則春使良夫來盟焉衛之

致魯必曰君必來我受其無咎已而盟歎未乾公反見辱則良夫於魯為欺矣季年魯不能堪於齊而始自歸於晉斷道之盟我公與焉衛侯與焉始私要結以謀齊矣越明年而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又二年而晉魯衛之大夫戰齊于鞏則良夫來盟之意又謂不然邪我成公之二年良夫又聘則鞏戰之餘也以捷齊而相慶以事晉而相勉自此魯衛不生他心矣此一聘也衛良夫來晉荀庚亦來胡為乎巧於相值也我襄公即位之元年晉悼之次年也子叔之來修舊好也此一聘也衛子叔來晉荀縈亦來胡為乎巧於相值也蓋衛在晉之字下行李之往來詳其動止而與之俱耳七年我季孫報子叔之聘衛林父拜武子之言大抵晉親而魯衛亦親也設或衛從楚而魯聘之則晉疑於魯魯從楚而衛聘之則晉疑於衛疑甚而禍生魯衛各保其邑之不暇何暇自相聘邪衛人

之來聘者四來盟者一魯獨使季孫一往報之兄弟之情薄報施之情忘矣嗚呼季孫之不往報猶可季孫之往報豈衛之幸也哉抑吾於衛聘之始終而有感焉甯子來聘成公復國之後也衛有甯子之聘而國始安孫林父來聘獻公失國之先也衛有林父之聘而國始危良夫傲慢為臣而君已不逃叔孫穆子之所料繼是而來魯者再其結於魯者深識者已懼其異日公孫剽何為者邪孫林父又何為者邪又加季氏焉二豎之黨合也二豎之黨合而獻公失國之禍已萌蘖於此矣異時晉悼伯心已倦會于戚以謀定衛君其君則前日聘魯之人也其與會之臣則魯衛之二豎也獻公之得居於夷儀者幸也吁宿之志成於意如夷儀之事豈獨於衛乎見邪

鄭魯交聘例

隱六年鄭人來輸平 八年鄭伯使宛來歸柩

桓十有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襄五年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定十有一年及鄭平 叔還如鄭莅盟

嗚呼魯鄭東周之舊好也自鄭語來盟以後冠蓋不至魯者一百四十年其始來之使書人其繼來之使書名其又來則鄭君之貴介弟也鄭之加於魯者愈繁而愈重魯之待鄭者愈簡而愈輕抑春秋之初魯甚持重諸侯之媚魯者不惟鄭雖齊君兩遣介弟之來而猶不報也齊桓始伯魯始聘齊而又聘陳晉文世伯魯始聘晉而又聘宋玉帛交於諸侯其獨遺鄭乎齊伯而逃盟至勤新城之圍晉伯而貳楚至煩秦晉之師所幸城濮一戰楚人不敢爭中國者十有五年狼淵之役鄭及楚平辰陵以後南北兩屬鄭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

當是時鄭人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來者何暇修聘於諸侯魯若遣一介以問於鄭則取疑於晉晉人不知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也以百有四十年間闊之鄭一旦子發將命於魯鄭胡為乎來哉虎牢大城鄭人大懼於晉雞澤之會鄭始決意於從晉子發之來蓋將藉魯以媒於晉也會戚之役鄭伯與焉救陳之舉鄭伯與焉鄒之會僖公將從役於諸侯而卒不免於盜賊之手蓋春秋之所悲也向使僖公不決意於從晉則子發安得奉命而聘魯然則諸侯之邦交大抵役役於伯主之故也抑魯有鄭人之事五未嘗不為之三大息焉輸平歸枋來盟隱桓之春秋也鄭方結齊而又致魯以從齊也子發來聘襄公之春秋也鄭欲結晉而藉魯以從晉也叔還如鄭定公之春秋也鄭又結齊而魯反藉鄭以從齊也召陵侵楚以後諸侯於晉敢離敢怨而不敢叛也環視四顧莫敢先

動而定之七年齊鄭首盟于鹹以倡諸侯叛晉之舉十年我及齊平公會齊侯于夾谷十一年又及鄭平叔還如鄭莅盟則藉鄭從齊之意瞭然矣石門之事再見矣吁春秋之初天下之無王齊鄭之罪也而魯次之春秋之末天下之無伯齊鄭之罪也而魯次之吁春秋之斧鉞猶凜凜也

宋魯交聘例

- 文十有一年公子遂如宋
- 成四年宋公使華元來聘 五年仲孫蔑如宋
- 八年宋公使華元來聘
- 襄二年叔孫豹如宋 十有五年宋公使向戌來聘
- 二十二年季孫宿如宋
- 昭十有一年叔弓如宋 十有二年宋公使華定來聘
- 二十有五年叔孫婁如宋

嗚呼宋魯春秋之望國也宋王者之後魯周公之後齊晉二伯必先結宋魯而後可以圖諸侯蓋卑於齊晉而隆於衛鄭陳蔡者也終春秋未嘗有魯蔡交聘之事自文六年以後未嘗有魯陳交聘之文鄭聘者一魯迄不報衛聘者四魯獨一往魯於諸侯之邦交其闊略蓋如此宋人來聘者四來盟者一而魯之聘宋者五其禮略有以相當者何乃闊略於衛鄭陳蔡之諸侯而獨拳拳於一宋哉攷之春秋其初蓋出於晉魯覘宋之謀其後乃成宋魯交聘之實盟宿遇垂魯首親宋輸平而後黨鄭仇宋者十五六年寤生既歿會宋于虛會宋于龜驟合復離蓋未始有成盟也桓文迭伯旅進旅退於衣裳之會盟未始有特聘也文十一年襄仲如宋魯豈肯屈意而先下於宋哉厥貉之役楚謀弱宋宋人請平且道以田孟諸夫宋及楚平於晉罪也是時魯方睦於晉衡雍之盟襄仲

與晉盾為深交親往聘宋其為宋魯邪其專為晉邪其謀蓋將以觀宋之從楚與否也新城之盟宋公首會未必非襄仲一聘之力華孫自知宋將有釁而定盟於魯冀他日有一手之援其來非特聘也繼此華元不來則宋魯往來之使絕矣我成公之四年宋以華元來我以仲孫報則宋魯之交始合宋卿於是來聘納幣我卿於是如宋致女則宋魯之交始固繼又宋之聘我者二我之如宋者三則宋魯之交愈密昭二十有五年之叔孫如宋而宋不報是年公在外而不獲報也元公不顧昏姻為公如晉至死不怠仁也景公即位不遣一介以通嗣君義也經書宋魯交聘絕筆於昭公之二十有五而外賊臣之意矣樂祁利於納公蓋亦成先公結魯之志歟吾觀宋魯之交皆不偶魯於諸侯自齊晉以下皆略之者彼

隨來聘視其儀文之踈辭命之陋若浼焉未有如交宋之詳且悉者蓋魯秉周禮而宋亦善守先代故也荀偃有言諸侯宋魯於是乎觀禮晉且不可望況他國乎吁仁義以結之也禮以行之也晉且不可望而況乎衛鄭陳蔡也

陳魯交聘例

莊二十有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 公子友如陳

文六年季孫行父如陳

嗚呼春秋書內聘莫詳於齊晉其次莫詳於宋其次則衛若鄭若蔡若許我未有往聘之者也余獨於陳焉疑之文公以前陳聘者一我聘者二而經遽於此而絕筆焉嘗因是而思之嗚呼魯秉禮之國也中國而中國則內之中國而夷狄則外之齊伯之十有二年陳使女叔來聘我使季友報之是時陳有獎齊之功楚無爭陳之事陳猶中國之陳也不為夷狄

之陳也從會盟征伐於諸侯而又通聘問於諸侯禮也圍陳納頓陳幾折入於荆楚踐土如會執玉帛以從諸侯此出幽谷遷喬木時也我文公之六年行父不忘先子之志聘且結好焉魯之待陳猶前日也自楚宋伐陳見於傳晉盾侵陳見於經陳人已懷南北之志辰陵一會而楚盟之事作矣鄒役逃歸而晉討之文絕矣陳始決然南面於楚下喬木而入幽谷矣秦術來聘襄仲辭玉以晉故也陳貳於楚雖其來聘我肯受之乎不來我肯聘之乎經書魯陳交聘之文絕筆於文公之年者陳貳於楚故也蔡許不書聘鄭來而不報聘楚秦吳來而不報聘吾故曰魯秉禮之國也不然魯何獨厚於齊晉宋衛而薄於陳蔡鄭許哉或曰子則失矣魯以陳蔡鄭許之從夷而不往聘矣公如楚者二大夫如楚者一我復親往朝聘於夷者何故曰魯之秉禮以從晉也魯之從夷誰之罪

也獨不見夫叔向告楚人之辭乎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諸侯欲不從楚不可得也宋之會諸侯兩屬於晉楚申之會諸侯偏屬於楚魯恥不會則非魯之罪也諸侯之罪也豈獨諸侯之罪哉伯主之罪也

楚來聘

莊二十有三年荆人來聘

文九年楚子使椒來聘

襄三十年楚子使薳罷來聘

昭六年叔弓如楚

秦來聘

文十有二年秦伯使術來聘

吳來聘

襄二十有九年吳子使札來聘

嗚呼夷狄來聘許之乎非中國之諸侯不會盟不在會盟之國不通聘春秋之法也經書春秋諸侯之聘魯未有不曾不盟而後聘也不與中國之會盟者夷狄也倏然來聘吾知其為何人哉荆人來聘君不書不知其君也臣不書不知其臣也不知其君臣則曰人而已齊桓之伯內華外夷之界限素嚴也夷狄之君臣豈得使通於中國也春秋第以其聘魯之善猶愈於入蔡伐鄭之惡書人進之矣書荆以別之者猶不離乎夷狄也乃若齊兵壓竟屈完來盟若自盟然諸侯所不與也屈完書氏楚君之爵猶不見經也齊桓之伯內華外夷之界限素嚴也後此有書楚子使椒聘者矣秦伯使術聘者矣書吳子使札聘者矣或者則曰此春秋書夷狄來聘之例也嗚呼此豈春秋之例也哉先王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之法何曾及於夷狄魯守蕃之臣也何敢受聘於夷狄故夫

春秋之法夷狄不與中國之盟會亦不與中國之聘好設或來聘而不可拒則書荆人者例之正也著楚秦吳之君臣者例之變也蓋自齊之盟孟之會諸侯以中國而許楚其後椒之聘始不得以夷狄而待楚温之會翟泉之盟諸侯以中國而許秦其後術之聘始不得以夷狄而待秦鍾離善道數會諸侯又以中國而許吳其後札之聘始不得以夷狄而待吳何則荆人來聘齊伯方強擯斥荆楚不得與中國會盟固不容以中國之諸侯例之也其後楚秦吳皆伯主與諸侯以中國許之矣春秋安得以夷狄絕之邪以非類視夷狄吾從志之為夷狄以其類視夷狄吾從志之如諸侯我何加損焉哉實錄而已雖然著君臣之辭而臣不書氏聖人不欲驟進之猶有別於當時之大夫也一字權衡之間微有所辨也奈之何宋之盟伯主以天下諸侯授之楚天下非小變也屈完之

盟若自盟然至此則晉趙武楚屈建儼然兩大夫列於諸國之上其辭略無所差等矣屈建之盟且與趙武並列則遠罷之聘其不以當時大夫例之乎此與齊侯使國歸父一例也與晉侯使荀庚一例也春秋至此蓋傷中國夷狄之無所別也夷狄來聘之文春秋遽於此而絕筆焉前此楚人兩遣聘而不報遠罷之聘叔弓之往純用中國報施之禮也嗟夫齊桓之伯豈使夷狄至此哉抑楚椒之來在晉君少安之日秦術之聘當楚人抗伯之時吳札楚罷又諸侯盟宋之後椒術之姦雄札罷之材略乘四方之多虞以還觀於上國其為謀豈淺淺邪嗚呼齊孝宋襄啓楚者也晉文啓秦者也景厲悼啓吳者也平以伯授楚者也悲夫齊桓之不復見也

春秋之法重於絕中國必不得已而後絕之猶不敢盡絕者晉鄭是也不輕於進夷狄必不得已而

後進之猶不敢驟進者楚吳是也韓子曰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談何容易乎哉

春秋提綱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提綱卷第七

盟會門

王臣會盟例

莊十有四年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

僖五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

王世子于首止諸侯盟于首止

八年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

款盟于洮

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于葵丘諸侯盟于葵丘

二十有九年公會王人晉人宋人陳人蔡人秦人

盟于翟泉

成十有七年公會尹子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邾

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襄三年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人齊

世子光同盟于雞澤

昭十有三年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

同盟于平丘

嗚呼余讀左氏春秋至周鄭交質之事而深悲焉曰交質之始下盟之漸也夫盟為疑起也無疑固無盟也諸侯有疑會同則內史掌其盟司寇莅其約此王室所以待諸侯也諸侯何疑於王室而輒敢與之盟哉王臣下盟見經者五其一在齊其四在晉首止以來齊有王室之故則其盟專在於謀王室翟泉以後晉無王室之故而其盟專在於謀一鄭平丘之役晉無王室之故而其盟專在於謀諸侯吾觀僖之八年盟北

之舉又深悲夫齊桓不幸而首是盟也或者之論則曰首止之役殊會世子也葵丘之役不盟宰周公也洸之盟王人之微雖盟無傷也是或者之為是說非惟不知春秋亦不知齊桓之本心也盟洸非美事也其盟蓋春秋之所謹其事則有不獲已焉東宮之器危在朝夕首止之事天子惡之叔帶王后之愛子也公卿大夫半其黨與天王即世世子不發喪而告難于齊此豈大得已者哉喪不得立故也公卿大夫皆不之遣而下士實行此必世子私以為使令者也當是時王位未定世子使令之私得以王人序於諸侯之上載於盟書之首則世子之宜王夫奚疑嗚呼此固齊侯為惠后叔帶及在廷之公卿大夫而設是盟也事不至此我知齊侯不敢屈王人于盟矣會洸之明年周公實來王位定矣吾合諸侯以尊事周可矣使齊侯稍欲凌宗周以宣示其侈雖屈周公於葵

丘之盟其畏不從哉會而不盟其意可見奈之何重耳不察齊所以盟王人之故不諒齊所以定王室之心始曰齊桓之伯常與王人盟耳既不憚於王之召又何憚於王子之盟不思洮之盟爲王室之故翟泉之盟爲鄭人之故則諸侯自爲盟可也於王子虎何爲哉沒公而不書人王子而不爵人諸侯之大夫而不名春秋蓋慎之而又慎之也後乎王臣下盟則有例而書同者矣鄆陵一捷鄭人不來大合諸侯于柯陵經書曰同同諸侯盟可也同尹子盟不可也虎牢大城鄭即請服大會諸侯于雞澤經書曰同同諸侯盟可也同單子盟不可也疊此二盟皆以鄭故至於平丘晉君之憂不惟鄭齊不與盟而齊貳魯不與盟而魯貳淫芻蕘於衛而衛亦貳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則平丘之會經書曰同志諸侯之不協而盟也非有王室之不協劉子何故而下同是盟邪

有王室之故而盟王室者事之權也無王室之故而盟王室者事之變也余固深悲夫齊桓不幸而首是盟也嘗閱春秋世變而思其故齊桓初伯之初諸侯離而始合之時也王室甫降伯業良難不尊王人以謀王室不足以示伯主之義晉文繼伯之後諸侯乍離乍合之時也晉得鄭則晉伯楚得鄭則楚伯不挾王臣以謀一鄭不足以示伯主之功晉昭紹伯之日諸侯合而復離之機也伯之存否決在此盟不挾王臣以謀諸侯不足以示伯主之威謀王室則齊伯強也謀一鄭則晉楚爭也謀諸侯則晉伯去而楚伯亦去也故王臣之盟至於平丘終焉平丘以後中國諸侯不復會盟者二十有三年召陵之役劉子在盟而不書盟黃池之役單子在會而不書會此春秋終不與王臣會盟諸侯之意也抑吾於翟泉大夫之盟猶有遺論焉城濮以後諸侯與晉周旋十有四年文

公末年功成而志怠有不復重勞於諸侯之意翟泉之役始使其大夫不知罅隙一開公室弱而大夫強自此盟始即世未幾垂隴之盟諸侯皆在士穀主之于扈之盟諸侯皆往盾實專之士穀死而盾益強晉人不知有公而知有盾諸侯不聞有公而聞有盾春秋會盟亦不書晉侯而書盾新城之盟大列七國之諸侯而書趙盾且例之曰同同授趙盾以政也桃園之事識者已覘其後當時諸侯之大夫未有如晉盾之專者晉首蒙禍則翟泉之盟有以啓之也嗚呼此猶伯主之大夫而盟外諸侯者也又其甚也鄭伯及伯有盟宋公及華氏盟衛侯及析朱鉏北宮喜盟君從臣於盟者也又其甚也趙鞅盟于公宮臣逼君於盟者也迹其所從來則翟泉之盟有以啓之也嗚呼盟而至此春秋不復作吾亦不復論也

齊伯時王臣會盟例

僖五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

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

不盟

八年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

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于葵丘諸侯盟于葵丘

嗚呼僖公以前魯其宗盟之長乎嘗讀衛子魚道踐土之盟曰晉重耳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頗與春秋所敘之文異因是思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晉為盟主未有先晉者也又因是疑之晉之為伯晉固常先若齊尸盟何以為序若用宗盟之禮乎齊序於後不得以為伯主若不用宗盟之禮乎齊冠於先宗周之禮蕩然矣蕩宗周之禮典率

列國而同盟周未改物奚遽至此春秋自盟蔑以來有二國盟者有三國盟者極而至于四國盟者第諸侯自相為盟也隱公使告薛侯凜然有先後次序之別况小白之伯率十數諸侯相與歆盟廢同盟而行伯政其書又不登之天府齊之為齊豈無可嫌疑之跡乎何春秋獨予齊以伯也或曰周室未衰則權在周周室既衰則權在伯魯以周班後鄭而忽也怒小白之伯其肯後諸侯乎踐土之役王子盟諸侯于王庭子魚則有藏在盟府之言若齊侯則吾未見其為然也吁大不然會鄆以來大盟有九小盟有七借曰於王室乎何與首止之盟王世子實臨之葵丘之盟宰周公實臨之泚之盟王人實與之謂不係之王室可乎若係之王室其盟固為宗盟也其書固藏之天府也又因是而思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此諸侯載書之文會先主會盟先主盟此聖人約史之文也諸

侯之盟未嘗不推齊以為長諸侯之史未嘗不載齊以為長故僖公之前伯主齊侯而魯為宗盟之長僖公之末伯主晉侯而魯為宗盟之次齊之伯也書曰公會齊侯宋公晉之伯也書曰公會晉侯齊侯皆春秋筆法也不然書公及公會豈亦當時載書之文哉吾觀踐土之盟於同姓則先書晉次書魯於異姓則先書齊次書宋此齊桓舊載書之灋也若前此齊宋常在諸姬之先一旦晉文遽列於諸姬之後滕薛之事不見於踐土乎吾固知二幽以後之盟即踐土之盟也晉之世伯日久日忘宗周典禮失不可復宋之盟晉人曰先晉楚人曰先楚叔向子產向戌皆諸侯之良獨不舉隱公告薛侯之語以折晉楚之訟遂使楚人得執牛耳而晉失為伯矣號之會再讀舊書可勝嘆哉可勝嘆哉

伯主列國諸侯會盟始末例

莊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十有四年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十有六年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

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二十有七年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

盟于幽

僖元年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榑

二年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三年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四年盟于召陵

五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

王世子于首止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

盟

七年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

盟于寤母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

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于葵丘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十有三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于鹹

十有五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盟

于牡丘

十有六年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

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十有九年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二十有一年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秋宋公

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 十有二

月癸丑公會諸侯于薄

二十有五年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

于洮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

于向

二十有八年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

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冬公會晉侯宋公蔡

侯鄭伯陳子莒子邾人秦人于温

二十有九年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

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文元年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二年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三年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

于垂隴

七年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八年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十有四年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十有五年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十有七年諸侯會于扈

宣七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九年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十有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秋晉侯會狄于欒函

十有二年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十有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十有七年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成元年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二年十有二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魯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五年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七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

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九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十有二年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十有五年三月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无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鱄邾人會吳于鍾離

十有六年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犢盟于扈

十有七年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同盟于柯陵

十有八年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朶

襄二年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三年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五年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左氏曰于城棗

七年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邾子邾子于鄒陳侯逃歸

八年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九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十有一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

于蕭魚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薑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

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薑莒人邾人于戚

十有六年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十八年同圍齊之諸侯前日後凡也

二十年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

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

淵

二十有一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莒子邾子于商任

二十有二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二十有四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二十有五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秋八月諸

侯同盟于重丘

二十有六年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二十有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伯建蔡公孫

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秋

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二十有九年仲孫蔑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

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

杞

三十年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
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昭元年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
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
于號

四年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
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十有一年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
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慙

十有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二十有五年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
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二十有六年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
二十有七年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
邾人滕人會于扈

三十有二年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
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
人城成周

定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
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
國夏于召陵侵楚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馳
七年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齊侯衛侯盟于沙
八年公會晉師于瓦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十有二年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十有四年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秋齊侯宋公會

于洮

哀二年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十有二年公會吳于橐臯

十有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嗚呼同盟者何伯令也何以書志異也同盟何以爲異哉我諸侯也彼諸侯也胡爲乎我伯也人不足以使人畏惟神足以使人畏賞罰不足以使人信惟禍福足以使人信于是率天下之諸侯而曰同盟曰同盟者蓋亦強其不同者而同之也余嘗論春秋伯主之盟獨書盟者有諸侯之同書同盟者

有諸侯之異而書同者二幽之同天子之政始自諸侯出也以諸侯而從諸侯其心未免有所疑新城之同諸侯之政始自大夫出也以諸侯而從大夫其心必有所不欲清丘之同中國屈於夷狄也以後之盟屢書同者諸侯之異者猶可同也平丘之同諸侯厭于伯主也以後之盟不書同者諸侯之異者不可同也春秋書盟一百一十有二書同盟十有六同盟之關於天下大變者有四試以春秋之顛末評之盟蔑盟宿不過爲保社稷守宗祧計石門之盟志不在小盟艾以來魯黨齊鄭有石門之盟則有瓦屋之盟有瓦屋之盟則有惡曹之盟終齊僖鄭莊之世所與周旋惟一魯耳最後失一魯而得一衛終不得先桓文以鳴何也諸侯不忍舍王室故也小白之伯豈不戛戛乎難哉北杏之役四國僅以微者至鄆之役假手於王官而魯不來再役主會於齊侯而魯不會齊

不得魯不足以求諸侯幽之役羅致天下諸侯相與盟敵前此春秋所無之事諸侯疑之齊侯亦自疑之且曰同盟伯主令諸侯之辭也是盟魯始來而猶以為諱在盟諸侯想不獨魯也遲遲十載之期再盟如初諒伯功至久而後信人心至久而後孚然而衛又不來則在盟諸侯必有勉強而盟者矣諸侯之疑齊非不欲從齊也向也知有周今胡為齊也向也知事王今胡為伯也兩書同盟志諸侯之異也蓋自貫澤以來諸侯始信齊侯攘夷狄之功首止一會諸侯始信齊侯尊王室之義嶽瀆諸侯莫敢不來鄭不相時而動棄夏即夷經書立異獨舉其人以見當時皆從齊之諸侯也自是大會者二大盟者四諸侯麋至以為盟則盟矣不曰同盟誰敢不同哉二幽之同懼其不同也齊侯創伯之始也首止以後不書同諸侯不期同而自同也齊侯成伯之後也曹南之君不在

伯列盟鹿會孟事已可羞晉文繼齊一呼吸間精采頓異召陵城濮之績前後輝煥齊桓經營伯業三十餘年不能致強大之晉晉文一會而齊亦來三十餘年不能致蕞爾之莒晉文一會而莒亦至諸侯厭楚人之甚思齊伯之功幸晉文之來踐土翟泉不待令之同盟而後同矣然自翟泉以後罅隙一開晉以大夫世其伯亦以大夫世其患士穀會諸侯于垂隴有公孫敖在書敖所以敵士穀也趙盾會諸侯于扈不序諸侯不名大夫不與諸侯敵趙盾也蓋自狼淵伐鄭壺丘侵陳厥貉臨宋楚盡有諸侯晉於是自新城之會諸侯皆在求晉君而得趙盾能無疑乎盾亦懼七國諸侯之不從於是乎有同盟之令同則同矣不知置三尺之孤于何所也禮樂征伐自大夫出故晉之盟會無靈公二虜之役不序諸侯必趙盾在春秋不忍再書其名使若諸侯之自盟會也嗚呼公子

結之盟齊陳以為討陽處父之盟魯人以為辱晉人屢以大
 夫敵諸侯失陳失鄭其不坐此邪後乎書大夫盟書諸侯之
 大夫盟專利不顧皆趙盾有以先之也吾故謂天子之政自
 諸侯出二幽乃世道之一變也諸侯之政自大夫出新城乃
 世道之再變也城濮以後楚人不敢窺中國者十五年能有
 浪淵壺丘厥貉之師而不能止三國于新城之會自文十有
 五年扈之盟失齊賊而不討十有七年扈之會失宋賊而不
 討諸侯已有輕晉伯之心宣十有一年攢函之會又失陳賊
 而不問夷狄遂敢竊晉伯之權于是盟辰陵于是討微舒于
 是入鄭而敗晉而楚成為伯矣邲之役楚人得志蓋與城濮
 之戰相當克鄭而後宋魯衛其危哉晉人不能蓋仁賢修政
 事以保其國惴惴然懼中國之從楚要之同盟清丘之言尚
 新衛不旋踵而背之矣是盟無得罪于伯主者唯一宋耳

三年歸公會楚君于宋又四年公與諸侯盟楚鄉于蜀齊之
 盟尚得以無伯藉口諸侯有晉何以此嗚呼清丘之盟非
 中國屈于夷狄歟繼是景公之同盟者四厲公之同盟者二
 悼公之同盟者四大抵閉其從楚之路而驅其從晉之行諸
 侯乍合乍離乍去乍就直至蕭魚之役不書同盟而書會則
 晉于是再得諸侯也是則清丘以後之盟屢書同諸侯之異
 者猶可同也繼是七合諸侯三合大夫徵會討貳諸侯無缺
 重丘之役晉以賄賂失諸侯同盟之令復起矣越二年而為
 宋之盟則中國從楚之勢始決此一役也晉人謹守楚盟敢
 會不敢盟者十有八年陳蔡之滅晉當問罪而不問乾谿之
 役晉當討賊而不討虢申之會晉不當許諸侯而許之諸侯
 乃信蠻夷之誑絕兄弟之國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
 諸侯歸晉之德只若總其兵威以臨之魯有辭矣何懼觀叔

向告齊之語讀之猶戟人喉要人以盟豈禮也哉自此晉人不得盟諸侯者又二十有三年諸侯之厭伯主也臯鼫之盟伯主諸侯於此乎始判鹹之盟石門之舊會也盟沙而衛叛會夾谷而魯叛會洸而宋叛是則平丘以後之盟不書同諸侯之異者不可同也嗚呼中國屈于夷狄清丘乃世道之三變也諸侯厭於伯主平丘乃世道之四變也疊是四變春秋同盟於此而絕筆矣穀梁曰同盟志同欲也愚則曰同盟志不同欲也強其不同而同之也祇以叔向告齊一事觀之穀梁其有辭乎或曰子論齊晉之同盟而齊晉楚之爭盟猶未之論也曰齊伯會盟之國十有五晉伯會盟之國有二十凡以藉手爭伯者不過陳蔡鄭許而已此四國者繫中國夷狄之盛衰者也齊桓失蔡見於會盟者陳鄭許也晉文失許見於會盟者陳蔡鄭也晉文即世蔡速飛而不來許一盟而不復

黽勉執玉帛以從諸侯者獨陳鄭而已我宣公以來鄭叛而陳服陳叛而鄭服二國且不純乎主晉景公失陳其見於蟲牢馬陵蒲戚鍾離之盟僅僅一鄭悼公救陳忒陳終亦無可奈何而棄陳于戚以後之五會于戲以後之三駕亦惟一鄭大抵楚取三而晉取一耳若鄭人純于主晉猶可犧牲玉帛待於二境晉何以宗諸侯加以東方之齊西方之秦屢為伯主肘腋之患斷道祝柯瑣澤等會頗晉經營晉之世伯正不易守也楚人每有中國之事則陳蔡鄭許是攝是贊齊之役佐之盟齊孟之會佐之執宋蜀之役佐之盟宋魯衛誰倡譎謀作宋之會偃然致蔡歸生於宋衛之上陳鄭許皆在列焉此夷狄乘中國之大隙也楚得之而晉始弱後來召陵一會陳蔡鄭許昔楚而今晉頓胡小國昔楚而今晉此又中國勝夷狄之一大機也晉失之而吳始興伯主不為而他人得以藉手

耳鍾離善道戚祖之四會將致吳以抗楚豈料黃池一役反致吳以抗晉設使召陵得志天下事豈至此邪讀經至此太息而止

春秋提綱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提綱卷第八

盟會門

內大夫及外大夫盟會例

文二年公孫敖會晉士穀于垂隴 八年公子遂會

晉趙盾盟于衡雍 十有一年夏叔彭生會晉郤

缺于承筐

宣十有五年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成二年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

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

戰于鞏齊師敗績齊侯使國佐如師及國佐盟于

袁婁 五年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十有

五年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无咎

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鮪邾人會吳于鍾離

十有六年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犇盟于扈

襄二年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榮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冬仲孫蔑會晉荀榮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 遂城虎牢 三年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五年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八年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十有四年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薑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薑莒人邾人于戚 十有六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十有九年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二十年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二十有七年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二十有九年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昭元年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十有一年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憇 二十有五年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二十有

七年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
會于扈三十有一年季孫意如會荀躒于適歷
三十有二年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
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
城成周

嗚呼文武不興而周道衰桓文不作而伯業微隱桓之春秋
諸侯紛紛莫之適從自莊十三年以迄于僖之末主諸侯之
權者在伯主自文元年以迄襄之末盜伯主之權者在大夫
自襄之末以迄于哀之獲麟奸伯主之權者在夷狄文公以
前有公及外大夫盟者有內大夫及諸侯盟者此皆大夫專
政之漸而內外大夫無交相盟會者大夫交相盟會則天下
之伯不在諸侯而在大夫矣翟泉一會罅隙已開晉魯二君
俱怠於攻晉以處父士穀趙盾當諸侯魯以公孫敖公子遂

當諸侯春秋世道為之一變列國大夫相視而起垂隴之盟
晉魯二卿宛然與諸侯講玉帛之好當時大夫之會猶有諸侯未
聞大夫專敵大夫者襄仲趙盾之於衡雍叔仲卻缺之於承
筐孟獻子高固之於無婁穀之會叔孫僑如之敵荀首扈之
會季孫文子之敵卻擘柯之會叔孫穆子之敵士句此則大
夫之敵大夫者矣然不過兩國之大夫也猶未見其大夫盜
伯主之權者也蓋自趙盾以諸侯伯以一大夫敵諸侯天下
之勢已向於大夫卻克以大夫伯以一大夫敵眾大夫天下
之勢始成乎大夫文七年之盟扈經不列諸侯之序不出趙
盾之名志春秋世變之一變也十四年新城之同同授趙盾
以政始列諸侯之序始出趙盾之名而盾始得以伯諸侯矣
愚嘗論晉卿世伯未嘗不做召陵城濮之故事特桓文用此
以制夷狄晉大夫用此以制中國耳諸侯會于新城之歲趙

盾納捷菑于邾至其城下弗納而還凜然有召陵整兵不犯之意雖小大之不侔皆所以示天下諸侯義也專盟專會專伐專救愚弄晉國之權于掌股之上桃園之事晉國晏然而不搖諸侯畏之而不動伯權之屬盾久矣趙盾侵陳於宣之六年明年晉侯親為黑壤之會越二年又親為扈之會則趙盾之已卒也盾之卒晉人雖能收其權而不屬之大夫不能不縱其權而屬之夷狄楚盟于辰陵晉會于攢函顛之倒之莫此為甚趙盾忠不足而勛有餘行不及而才過之使趙盾尚在邲之役必不至此蓋前此有盾以伯今則無盾以伯也宣子能為中國之輕重如此哉雖然趙盾以諸侯伯天下之勢雖向乎大夫而猶未成乎大夫盾沒晉大夫不敢大會諸侯皆得以大會其大夫則郤克其首也天下之勢始成乎大夫矣晉自邲之敗舍楚而謀齊郤克承乃祖之烈其族又大啣一

笑之忿與四國之師以七大夫戰一齊侯若以匹敵齊之君猶晉之君也敗在齊侯辱在晉君甚矣鞏之役非晉之福也城濮之役一戰而勝則伯在晉侯鞏之役一戰而勝則伯在大夫晉大夫強而列國之大夫強近春秋不可復制矣雖然其是役也及國佐盟于袁婁七卿俱盟而所以受盟者一國佐也猶未有一大夫盟列國之大夫也未有一大夫會列國之大夫也後此蟲牢馬陵蒲戚之盟盟在晉侯權在大夫大夫有其權未見有其事也成十六年將為鄢陵之戰則十五年先為鍾離之會士燮之賢不容不處於危疑之地七國大夫自會而又會吳入春秋來大夫所未有之事會江人黃人于貫者齊桓之伯也會秦人于温者晉文之伯也會吳于鍾離者晉大夫之伯也伯業愈降而愈下世道愈降而愈趨也悼公雖賢其齒猶未不能不倚大夫以為重虛打首會我以孟

孫來齊以崔杼會習以為常故步未改二戚之會荀罃主之大合諸侯之老為虎牢之城此與公會齊宋鄭曹于榿而下書城楚丘公會齊宋陳衛于鹹而下書城緣陵者同一例第春秋於虎牢之城而書遂則罪大夫之專伯權也然自鍾離以後大夫專列國之會而未見其專列國之盟也雞澤之役諸侯既盟而復使大夫盟諸侯自此始以盟會授大夫矣邢丘之會魯國之君不得與向之會魯之二卿皆得從戚之會舍君而臣是助此皆大夫黨大夫之效也悼公雖有五會三駕之績大抵以大夫之伯分之悼公沒吾復奚望邪郤克怒齊而盟袁婁荀罃怒齊而會戚荀偃怒齊而盟溴梁雖諸侯之在會不顧也列國盟會惟大夫之喜怒是從尚謂晉有君乎鷄澤之役書諸侯之大夫盟罪在諸侯也罪諸侯與大夫以伯也溴梁之役書大夫盟罪在大夫也罪大夫奪伯主之

伯也諸侯以伯權與大夫則大夫以伯權與夷狄宋之盟夫勢所趨可得已乎向戌善于文子又善于子木所以媒南北之好趙武善於屈建所以尸西門之盟大夫既得與列國之大夫盟遂敢與夷狄之大夫盟春秋之義臣無意外之交何得爾也號之會再讀舊書申之會盡有諸侯欲夷狄不好伯主之權可得已乎鄆衍黃池識者有以覘其他日淳于之城奴諸侯以事母家扈之會適歷之會黨賊臣以逐君父大夫之罪春秋所誅厥愆之會謀滅國者大夫也黃父之會謀納王者大夫也大夫之功春秋所錄嗚呼此亦奚功春秋正以悲天下之無諸侯也成周之城魏舒南面則三家分晉之事作矣大夫盟會之筆絕矣子不觀春秋之筆乎楚於宋魯之盟不書爵秦於伯主之盟沒君臣吳書會而不書盟越終春秋不書會此聖人定中國夷狄之分也諸侯之盟則如葵丘

踐土之法諸侯及大夫盟則如翟泉新城之法大夫自盟或序諸侯或總諸侯以臨之此聖人正諸侯大夫之分也嗚呼春秋之筆豈不深切著明矣哉

列國世子朝聘會盟侵伐例

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僖七年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

盟于甯母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

伯陳世子款盟于洮

宣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成十有五年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

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襄五年叔孫豹鄭世子巫如晉公會晉侯宋公陳

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

吳人鄆人于戚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齊世子光救陳

九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同盟于戲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公會晉

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伐鄭

十有一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巳未

同盟于亳城北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

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

蕭魚

嗚呼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則曰世子周制也公之子視侯伯而執圭侯伯之子視子男而執璧子男之子與未誓者執皮帛以朝會焉其賓之則以上卿之禮亦周制也諸侯老者疾者迫於朝聘會盟征伐之期有天子之命不敢後是以其世子來春秋諸侯不聞天子之命是從奔走強令不敢寧居跋涉蒙犯已不能往則使世子代之曹伯終生疾而使世子射姑朝宋公固疾而使世子成會衛侯速疾而使世子臧代夫世子以朝夕視君膳奉社稷之粢盛者也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其忍舍君父而他之乎使蔡般許止類有欲速之志則有由然也齊靈怙其強大恥為晉役當悼公五會三駕之年諸侯麇至齊世子光實來于戲以前凡有盟會猶尾於諸侯戎虎牢盟亳城北會蕭魚胡為躡寘於諸小國之

上陳款鄭華在齊桓之會者不聞至此不思世子既同於諸侯齊君將置之何所晉悼方明盍亦為人父子計光列諸侯齊人不以藉口乎嗚呼吾讀春秋諸侯世子之序而甚有感於周官班爵之法

公及外大夫盟會例

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

八年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桓十有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莒

二十有三年及齊高偃盟于防

閔二年齊高子來盟

僖十有九年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二十有五年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二十有六年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二十有九年公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盟于翟泉

文二年及晉處父盟

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十年及蘇子盟于女栗

十有四年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

趙盾同盟于新城

十有五年宋司馬華孫來盟

宣七年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成二年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丙申公及楚人秦

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

盟于蜀

三年丙午及荀庚盟 丁未及孫良夫盟

十有一年己丑及卻犖盟

襄七年壬戌及孫林父盟

十有五年及向戌盟于劉

二十有六年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嗚呼春秋書諸侯之盟譏之也諸侯及大夫盟譏之又譏也
在諸侯則譏在魯則諱諱魯所以尊魯也又孰知諱魯所以
譏魯也春秋書公於伯主之盟例不書及而書會以其伯主
也伯主欲而我從之也公於大夫盟例不書會而書及以其
我君也我君欲而大夫從之也始會幽而沒公則魯為之諱
再會幽而書公則魯不為之諱此天下有伯而諸侯之始合
也自幽以後凡伯主之大盟皆書會至臯鼫之盟始書及則
天下之無伯而諸侯之始散也公始得以行其所欲也或曰

公會伯主盟則從伯主之欲如長檮之盟尚有我君欲而伯主從之者公及大夫盟則從我公之欲其間豈無大夫欲之公不得已而從之者乎曰有之矣浮來之盟公欲平紀也蕲之盟公欲納糾也蜀之盟公欲完魯也春秋書公則欲之者公也宿之盟宋人主之也防之盟高偃主之也晉處父之盟處父主之也荀庚卻犖良夫林父之盟則四大夫主之也春秋沒公則欲之者大夫也主在大夫而沒公所以深諱之也猶書及者若我公之所欲而不與其從大夫之欲也沒公則見其欲盟之非吾公也若夫有諸侯在焉或不書及而書會無傷也齊之盟必諸侯在而書會而沒公者諱盟楚之始也翟泉之盟有王子在而書會而沒公者諱盟列國大夫之始也盟洸向而書會一大夫也而一莒衛之君也盟扈盟新城而書會一大夫也而眾列國之君也有諸侯在盟而書會無傷

也非諸侯而但其大夫雖伯主之貴卿不與其欲之矣春秋辨貴賤之等而明隆殺之分也不然春秋書公於大夫之盟例書及豈皆公之所欲而非大夫之所欲者邪吾故曰內書公則權在公也內沒公則權在大夫也外稱使則權在彼國之君也鄭伯使弟語衛侯使良夫之類是也此兩國前定之辭也外不稱使則權亦在彼國之大夫也齊高子宋華孫之類是也此臨期定盟之辭也春秋皆不書及者彼之納盟於我者也雖然美惡之事褒貶之法則有春秋在也

內大夫及諸侯盟會例

桓十有一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莊十有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

公盟

僖三年公子友如齊莅盟

文元年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二年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七年公孫敖如莒莒盟

十有六年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 公子遂及

齊侯盟于鄆丘

宣十有四年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有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成元年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十有八年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

同盟于虛朶

襄八年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

邢丘

昭七年叔孫婁如齊莒盟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十有一年仲孫矍會邾子盟于禚祥

定三年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十有一年叔還如鄭莒盟

哀二年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嗚呼天有十日人有十等諸侯不可以抗王室猶大夫不可以抗諸侯公及大夫盟春秋率多諱之嗚呼豈春秋特為魯諱哉魯人為之諱春秋亦從為之諱抑不特魯人以此諱之也諸侯亦以此諱之也吾觀內大夫盟外諸侯未嘗不感於春秋之世變焉桓莊僖文之大夫不可以敵諸侯諸侯猶以為愧宣成襄之大夫皆可以敵諸侯諸侯反以為喜昭定哀之大夫皆可以加小國之君小國之君深以為畏其始也以為愧其後也以為喜又其後也以為畏大夫之勢寢長寢大

而莫之遏也在禮卿不得會公侯會伯子男春秋之初古風未盡漸絕人心猶有羞惡一犯非禮則顏忸怩而心不寧內大夫未有盟諸侯而盟諸侯者自柔始公亦自知其無禮於宋也親往五會以謝宋竟不一釋憾於宋甚則舍玉帛而事干戈柔之盟所以致宋之戰也公子結媵陳人之婦則禮失之卑盟齊宋之君則禮失之抗盟敵未乾西鄙蒙伐大夫出疆有安社稷利民人者專之吾見專之害而未見專之利也雖然折之盟有陳侯敵宋公而柔不免得罪於宋鄆之盟有宋公敵齊侯而結未免得罪於齊我大夫未有特會諸侯者也特會諸侯者自敖始讀春秋至此宜大夫之可以敵晉侯也會戚之明年我公如晉晉使處父盟公以報之處父盟公魯以為諱則敖之會晉晉亦以為諱明矣內大夫之列於諸侯始於公孫敖外大夫之列於諸侯始於士穀此特晉魯二

君養患以為此諸侯未必以為是也陽穀之會季孫文子將求盟于齊也而弗及盟此君也彼大夫也齊弗肯以及我也此時實有疾齊若不聞受襄仲之賂然後受鄆丘之盟既盟而悔臨我以兵又以聲我襄仲抗盟之罪不得魯君之盟穀不止也大夫抗盟諸侯皆有羞惡之心而君臣冠履之分未至蕩然也宣公折節事齊公會而公往朝之末年鼓舞少倦然後使我歸父往城濮以來公未嘗往會于楚公未嘗往盟于楚事勢張皇然後使我歸父會重則以我公行輕則以大夫往大夫之權未張也晉人失魯者十有六年斷道之盟喜於得魯赤棘之役魯以歸父而疑晉魯也請盟晉也受之惟以得魯為喜不暇以盟大夫為疑沙隨而君辱茗丘而臣辱晉人于是再失魯矣卻犢告於晉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于是乎成自此晉人不敢輕視魯之大夫

虛打之盟我仲孫往會晉人喜魯卿之再來不暇以魯君為請則僑如之言正以譖獻子也反以譽獻子也借曰是盟魯有仲孫齊有崔杼正也邾丘之役我公在晉晉侯舍君而臣是會借曰齊宋衛之大夫可以敵武子然魯君不在猶可藉口有魯君在而辱使其大夫寡君懼矣吾然後知晉得魯君反以為常得魯卿反以為喜也盟宋以後公不從諸侯盟者十有八年平丘以後公不從諸侯盟者二十有三年禘祥之盟拔之盟魯惟從事於一邾而已惟大夫書會書及而已襄十一年作三軍而公室分為三昭五年舍中軍而公室分為四貪慄無厭浸及鄰國滌東沂西之田蠶食而獲取之猶未快也至其國要其君邾不得已低首下心而就之盟雖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始以三卿伐之繼以二卿盟之無乃陵小乎怒於室而色於市市人亦望而畏之者也或曰

子論大夫之盟諸侯而春秋世變猶未詳也曰文七年如莒莅盟昭七年如齊莅盟修鄰好也於春秋之世變無與也季友莅盟事齊之始也教會于戚事晉之始也遂盟鄆丘舍晉事齊之始也歸父會穀舍齊兩事晉楚之始也叔弓會陳舍楚兩事晉吳之始也叔還莅盟背晉事齊及事吳之始也嗚呼春秋世變於此乎起亦於此乎止也

春秋提綱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提綱卷第九

雜例門

春秋王室

嗚呼吾於詩之二南而知雅頌之所以興吾於詩之二變雅而知春秋之所以作白華車轡瞻卬召旻之詩太任大姒之家法蕩然矣自古豈有家不正而天下定者邪詩述西周之盛自文王以下正始之基也春秋著東周之衰自平王以下返始之本也詩春秋之作此周之所以為東西者歟攷其盛衰之由明其得失之迹則齊家二字乃詩春秋之大綱領也春秋撥亂返始之書蓋於隱公之元年三致意焉並后匹嫡春秋之戒也立子以貴不以長以長不以賢春秋之法也元年正月即位不書兄不書讓而讓也鄭伯克段段不書弟弟不書爭而爭也宰咺歸賵仲子不稱夫人而稱字妾不書僭

春秋提綱卷九

一

通志堂

而僭者也一而再再而三獨拳拳於隱公初年之簡則元年以後之筆可知矣周治之正始無有過是者雖然有關雎之后妃則有鵲巢之夫人周寶不正於諸侯乎何誅攷春秋以來宋魯有公族之患齊晉有世卿之患當時之患無國無之二百四十二年間周室無他變特生於並后匹嫡之事耳平王之始於春秋也以此故敬王之終於春秋也亦以此故蓋自屢弧箕服之謠起赫赫宗周誰實壞之申后失其尊世子失其嫡讀小弁之詩千載而下使人憤惋而不平也平王身及之而身為之上屈王宰下賄人妾不念伯服之於周而反啓桓公之於魯借曰既菴小弁之詩忘乎哉抑人亦有言前舟溺後舟不可繼桓王可以鑒之矣有世子之嫡有子儀之愛於是周公黑肩之謀若無辛伯莊其危哉此桓王不鑒其父而貽禍其子者也莊王可以深鑒之矣有王姚之嬖有子

頽之寵於是五大夫之亂若無鄭虢惠其危哉此莊王不監其身而貽禍其孫者也嗚呼若惠王者可以痛念而疾懲之矣三折肱知為良醫何乃婦言是用從廢長立少之謀獨亂周室者二十年用是會于首止用是盟于洮用是出居于鄭若前乎無齊則襄不得立後乎無晉則襄不得歸此皆惠王不監於乃祖乃身而貽禍其子者也自幽之三年王昵褒姒至魯僖之二十四年襄入王城一百六十六年間周更七王大抵並后匹嫡禍亂相尋之日也襄王立靈夷為天下之母居鄭之禍亦自取之止沸去薪曾不動念我文公之五年使召伯會葬使榮叔歸含且賄以成一成風之妾卒使敬嬴傲其事於他日則襄王實啓之也周不能已禍於周而每每駕其禍於魯可歎也夫自襄以後百一十餘年王室少事其間王子有專戮宣十之罪而弗誅王弟無始禍襄三之謀而見

殺此皆天王不善於齊家之過至昭之二十有二年又踐惠襄之故步而甚之者也穆后太子相繼即世東宮之器擁虛者八年於是動賓起之邪謀於是生子朝之禍心雄雞斷尾之喻王不許以言而許以意則天王之欲立子朝久矣特畏劉單諸人而不敢發也嗚呼惠襄以前皆事當其身而不悟乃欲責景王遠監百一十餘年之事亦難矣攷之王室更四大變皆以並后匹嫡之故外是周豈有他患哉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婦之天也春秋書王而冠以天父子夫婦之天且不正若臣若民之天將復奚恃哉然則春秋之書愧天子也或曰王室之禍莫酷於惠襄子頹子帶皆不見於經而子朝獨見於經何故曰惠襄之時有齊桓晉文在百子頹子帶輩無能為周室害也經不書恃天下之有伯也至景王以後晉少懦矣王室將聽命於陪臣矣徵會于諸侯曰期以明年會于

黃父將納王也又曰期以明年卒使王室泰然至十有八年而後定聖人於此深以子朝為憂經書子朝悲天下之無伯也晉政多門紛紛之不暇而莫之主也春秋之書曰王室亂前乎桓文之伯所未見之文也吁豈特王室亂而已哉

春秋書公

嗚呼先王五等之爵紊亂而至於春秋極矣夫自夏商以前未聞也分土惟三建爵惟五其昉於武王崇德報功之時乎然當是時受王命爵上公者有幾唯是天子之老則稱公周室之客則稱公望太公也而為師旦周公也而為宰二公有大勲勞於王家世公之爵初不為過書稱齊侯呂伋詩稱乃命魯侯則呂伋禽父猶以其子不得世其爵況其後之曾若玄者乎春秋以前有衛武公者有鄭武公者縣外之諸侯入相天子者也春秋以後有祭公州公者有虞公宰周公者縣

內之諸侯夾輔王室者也舍是無稱公者矣武王以胡公不
淫使封諸陳以備三恪其後陳平為侯杞夏之餘也東樓公
始封之君也其後子孫之見於春秋者自侯而書伯自伯而
書子安在其為公也哉若陳若杞雖能身公爵於其初而不
能世公爵於其後王賓且爾矧在諸侯春秋二百四十二年
終始得稱公者惟宋為然蓋以武王伐殷作周之故舍是而
稱公者皆僭矣魯隱之父曰惠侯其正也入春秋之初年書
曰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緣此諸侯爵無尊卑國無大小
例稱之曰公則息姑實備之也魯不特以不正之號加之父
而又以不正之號加之祖自稱於諸侯則曰徼福於周公魯
公周公魯公未聞其有此也齊又效尤之曰徼福於太公丁
公太公丁公未聞其有此也獨晉仇生爵為侯歿諡為侯其
後世之子孫循是而曰我先君文侯此意猶古文襄以下何

不視此為的邪攷春秋七十二國之君不干先王之典禮不
紊先王之封爵無得罪於春秋者獨蔡季桓十忠於桓侯耳其
他則聖人先卒以爵後葬以公其能逃一字之斧鉞哉吁天子
若能守先王之法度則不至是吾觀虢公晉侯朝王王賜之
玉五穀馬二匹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虢公也晉侯
也而等是賜也諸侯象之其又何誅焉雖然諸侯之僭尚可
言也鄭伯也而謂之公伯有其大夫也家臣或以公呼之矣
大夫之僭不可言也吁先王封爵至於流弊之極尤有不忍
言者蠢茲荆蠻謂諸侯無疑於公之號則已無疑於王之號
入陳之舉哆然以諸侯縣公為辭則當時之諸侯第班於夷
狄之大夫爾抑人亦有言冠冕雖敝不可加足公爵雖輕不
可加之夷狄之大夫吾不知息公子朱葉公諸梁蔡公弃疾
彼何為者也王不為公而重其號卒亦不自重其號魯惠衛

桓之於春秋天子不敢問則齊宣梁惠之於戰國亦無足怪者矣天下豈獨一荆楚乎東周之鼎幾何不遷之于函秦乎然則如之何春秋之法正本澄源當自上者始

魯婚姻例

魯逆夫人夫人至

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夫人姜氏至自齊

莊二十有四年公如齊逆女夫人姜氏入

文四年逆婦姜于齊

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遂以夫人姜氏至自齊

成十有四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僑如以夫人婦

姜至自齊

內女歸于他國

隱二年紀裂繻來逆女伯姬歸于紀

七年叔姬歸于紀

莊十有二年紀叔姬歸于鄆

僖十有五年季姬歸于鄆

成九年伯姬歸于宋

嗚呼男女親迎則授受明禮也唯萬乘之尊不容親屈於諸侯故使卿逆之公監之自王以下一是以逆為禮詩曰韓侯取妻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諸侯之迎者也俟我於著乎而俟我於庭乎而俟我於堂乎而大夫士之迎者也庶人工商阜隸牧圉有不以是者父母國人皆賤之也吾讀衛鄭諸國之風吾悲之嗚呼親迎之禮不明至此邪夫婦之道莫善於克終春秋之筆莫嚴於謹始書魯逆夫人者五獨於桓莊為詳所以志其亂魯之階於文公為略所以志其去魯之本齊侯不以桓公之篡而與之謀婚桓公不往親受於齊

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七年焚咸丘

莊四年公及齊人狩于禚

昭八年秋蒐于紅

十有一年夏大蒐于比蒲

二十有二年春大蒐于昌間

定十有三年夏大蒐于比蒲

十有四年大蒐于比蒲

哀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嗚呼春秋兵制襄公以前未聞也至襄公而三軍之名作春秋蒐法昭公以前未聞也至昭公而大蒐之名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諸侯歲以三田為禮吾攷襄昭以來兵制壞而蒐狩之制壞魯之公室遂壞而不可復拯矣豈無故而然邪

狩郎犯非地之戒狩禚忘不天之仇罪之輕重不可以槩雖然斯時也蒐狩之制未壞也按僖公之頌公徒三萬其人公車千乘其賦即位三十餘年豈蒐狩之禮未嘗一講春秋不書大抵得時與地之故成公以後非三家不帥師此乃兵權旁落之漸三軍魯之舊制襄十一年書作三軍者版籍缺落三家各毀以充三軍之數昔為公室有今為三家有春秋書作不冝作也斯時公室二矣而猶未也昭之五年舍中軍季氏擇二子各一公室於是乎四紅之蒐舍中軍之三年也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不知誰為公室之民乎自後三蒐比蒲一蒐昌間俱以大名夫大蒐天子之法也而夏官司馬之司也魯兵制壞而蒐狩之制壞三家之僭且及此矣豈特失時與地之為可譏哉春秋於桓莊之狩言公而昭定以後不言公公不與蒐也定之十四年公雖在蒐猶無公也公不

與蒐國不顧君西狩大野叔孫氏之賤者且獲其非常矣春秋安得不止於獲麟

魯祭祀例

郊望 郊牛附

僖三十有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宣三年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成七年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乃免牛不郊猶三望

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十有七年九月辛丑用郊

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十有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定十有五年鼯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夏五月辛

亥郊

哀元年鼯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嗚呼天子不卜郊魯卜郊何也魯人上僭天子之禮每郊必卜于上帝吉則郊不吉則否卜之者其魯人以僭禮之為疑乎凡卜不過三過三而卜則失其度郊不過春過春而卜郊則失其時冬至之日郊天子之禮也魯不敢用日至而但用啓蟄十二月之下辛卜正月之上辛不從則以正月之下辛卜二月之上辛不從則以二月之下辛卜三月之上辛又如
是則不郊矣春秋不書春卜郊者自日至以至於啓蟄以後皆郊之時也僖公四月之四卜襄公四月之四卜其過在於三月不從而猶卜也成公五卜則甚矣襄公七年四月三卜郊是卜之後時至四月而始三卜也子公羊子以三卜為禮豈知春秋書三卜之後時而非禮與惠公請行郊禮以來遲

疑顧盼不敢直情而徑行之禮之將用則卜卜而不從則不郊至成十七年之九月經書用郊則郊不復卜而直用之矣定公五月之辛亥郊哀公四月之辛巳郊不卜而郊毋乃以先君成公藉口不思郊不過春為祈穀祭帝耳夏而種秋而斂將焉用此哉經書不郊猶三望可也三家之傳諸儒之註莫有據依余嘗論天子郊天則百神從山川星辰之神莫不在也天子不能親至其所而祭故有望焉三云者總山川星辰之神而言之也有天下者祭百神魯安得用此禮乎郊者僭禮之大者也魯既免於僭禮之大而猶未免於僭禮之小聖人以為不如勿望而已矣此春秋書猶之意也然則郊之得其時而卜之得其度其為禮乎曰春秋書之不可勝書惟於失禮之中而又失禮焉則書之果以為禮乎夫子何以有周公其衰之歎

郊牛

嗚呼古者諸侯必有養獸之官歲時齋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牲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春秋書鼯鼠食郊牛角猶可曰有司之過也改卜牛而又食其角則非人也天也郊牛之口傷則無鼯鼠而自傷也改卜牛而牛又死豈人之所能為哉春秋書卜郊而屢不從書改牛而又食天其不享魯僭乎鼯鼠食郊牛角祇食其角耳口傷祇傷其口耳食郊牛不言其所食之處則徧牛之身皆食也牛死則如之何曰埋之牛免則如之何曰有司玄端送於南郊而放之然則春秋或書免牛或書免牲何也曰卜而養之曰牛養成而將用之曰牲曰免牲是不郊也牲已可用而免之也故不曰不郊但曰免牲曰免牛而又曰不郊者牛未可用

而免之也故既曰免牛而又曰不郊春秋一字之權衡其可
輕易乎哉吾故備郊牛之說而寘之魯郊之次

魯禘例

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嗚呼禮不王不禘天子立始祖之廟推本始祖之所自出者
而祀之而以其祖配之此之謂禘諸侯不敢祖天子而以其
始封為祖故禘不及諸侯也周有二祖太祖文王始祖后稷
稷之所自出者嚳也文王配帝於明堂稷配天於郊嚳禘於
太廟周制也東遷以來諸侯率以天子為祖宋祖帝乙鄭祖
厲王衛蒯瞶亦曰太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亳城北之
盟亦曰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諸侯之僭蓋不獨一魯
矣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此禮豈獨罪魯邪魯有二禘有

常禘有三年之喪畢而禘春秋書之則不勝書唯禮之重失
則書之閔二年之禘則譏其未喪畢而服吉也先君之几筵
猶在於寢未可以稱宮廟也僖八年之禘則譏成風將為夫
人舉先君之衆妾母而悉致之廟也若祇以禘為失禮則春
秋不書矣程子曰天子禘諸侯祫大夫薦庶人享魯有祫祭
而春秋不書祫何也曰諸侯之事無大於祫大事即祫祭也
有事即常祭也春秋書大事則祭無大於此矣聖人以是明
郊禘之僭歟自閔公亟行是於莊公自是羣公之廟往往用
此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三家象之其又何誅
焉禘于襄公萬者二人蓋春秋所不忍言也若夫禘于僖公
順祀先公而祈焉吾不知誰為之誰為之

魯雩例

桓五年秋大雩

僖十有一年秋八月大雩 十有三年秋九月大雩
 成三年秋大雩 七年冬大雩
 襄五年秋大雩 八年秋九月大雩 十有六年秋
 大雩 十有七年九月大雩 二十有八年秋八
 月大雩
 昭三年八月大雩 六年秋九月大雩 八年秋大
 雩 十有六年九月大雩 二十有四年秋八月
 大雩 二十有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定元年九月大雩 七年秋大雩 九月大雩 十
 有二年秋大雩

嗚呼魯之雩其有二乎有常雩有旱雩建巳之月蒼龍之宿
 昏見于東方是時舉雩禮以祭之祈百穀仰膏雨也若乃旱
 而雩則因旱而後雩也雩而雨則但曰雩雩而不雨或旱而

不雩則始曰旱經無建巳之月書雩者其魯之常祭歟或一
 年而兩雩或一月而又雩者其旱甚歟然則雩以大書何也
 天子之雩主上帝諸侯之雩主山川星辰春秋書大雩則魯
 人僭天子之禮而雩上帝矣然則成王賜魯以天子之禮樂
 毋乃是歟曰誰為是言若吾夫子之言則信若吾夫子之言
 則信

魯土田例

隱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 庚寅我入祊

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

僖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

宣元年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十年齊人歸我濟西

田

成二年取汶陽田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

之田歸之于齊

襄十有九年取邾田自漵水

昭元年叔弓帥師疆鄆田二十有五年齊侯取鄆

定十年夏齊人來歸鄆龜陰田

哀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

伐邾取漵東田及沂西田八年夏齊人取讎及

闞冬十有二月齊人歸讎及闞

嗚呼隱桓之初諸侯其猶有王室乎鄭莊以詐力行乎諸侯
專盟專伐宜不王室是顧行一不義則歉然有不能自安之心
未嘗的為之名正為之辭深自諱晦以蓋其不義之舉雖天
資之巧詐過人亦有所顧忌不敢直情而徑行之也許田於
魯為朝宿之地祊於鄭為湯沐之邑舊矣鄭莊之請以祊易
許田則隱公之八年也我既入祊而不與鄭以許田鄭人不

急不迫未嘗有辭於我者四年以周公之原廟在彼魯人重
以與之而鄭人亦重以請之也桓公以冀得國求寵於諸侯
寤生藉此為取許田之隙不獨以祊而以璧繼之不敢以請
而以假名之假云者其殆鄭莊歉然不能自安之心乎是時
周室雖卑主用猶在一旦明天子復行巡狩朝覲之禮祊魯
不得而有而許田鄭亦不得而有也我不曰假魯將以王室
為辭嗚呼假之名其起於此乎諸侯猶知畏王室者乎春秋
循是而書曰鄭伯以璧假許田翼其王室復行巡狩朝覲之
禮也繻葛一敗不可收拾天子亦聽諸侯之不復朝覲矣夫
諸侯之寶三土地為上不敢以尺寸取諸人亦不敢以尺寸
予諸人春秋凡魯取邑則書以貪人之有為罪取魯邑則不
書以失地為宗廟之大辱也故內不書叛必書圍所以見其
叛外不書取必書歸所以見其取取不書歸必有故然後言

其取不以尺寸予諸人者也外邑來歸則我書入以言其逆已邑來歸則我不書入以見其順不以尺寸取諸人者也嗚呼取必無歸春秋書歸以幸之假必有歸僖公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字其諸許田之歸于我歟春秋不書其諸書假則不必書歸歟魯公受之至桓公而棄之春秋所以著其罪桓公棄之至僖公而復之詩頌所以嘉其功所可惜者周為天下共主聽諸侯土田之自棄自復而莫之能治也聖人望周之意缺然也異時鄆田之爭使劉單二子訟于晉閻田之爭執甘大夫襄以謝于晉周尚如此何以庇諸侯哉吁安得韓穿一言而汶陽之田不歸于齊

魯城築例

隱七年夏城中丘 九年夏城郎

桓五年夏城祝丘 十有六年冬城向

莊二十有八年冬築郕 二十有九年冬十有二月

城諸及防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夏四月

築臺于薛 秋築臺于秦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

穀左氏云爲管仲范氏云魯西此有小穀城

文七年春遂城郟 十有二年冬季孫行父帥師城

諸及鄆

宣八年冬城平陽

成四年冬城鄆 九年冬城中城 十有八年秋築

鹿囿

襄九年夏城費 十有三年冬城防 十有五年夏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郟 十有九年冬城西

郟 城武城

昭九年冬築郎囿

定六年冬城中城 十有三年夏築蛇淵圍

十有四年城莒父及霄此年無冬

哀三年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四年夏城

西郛 五年春城毗 六年春城邾瑕

嗚呼春秋內書城者二十有二其皆譏之乎大都三國之一
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先王之制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
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先王之時也春秋非以其不時書則
以其過制書得時與制而猶書之者所以重民力也夫先王
建國諸侯受封之初皆有城郭以域其民豈必春秋而後為
城築計歲月以久之風雨以頽之干戈矢石以馮陵之時葺其
不完以為民備猶有先王之時與制在若乃凶年而城凶年
而邑尤春秋之所大戒一年而屢役一役而兩城君子以為
用民力之為已悉矣城而帥師某寇將至不曰牖戶綢繆迨

天之未陰雨邪興城造邑猶恐勞民築臺築園何以為役攷
十二公之行事獨僖公不興一城築不造一臺園不敢輕用
民力南門才一興役而仲尼之筆已繼於梁亡之後此春秋
責備賢者之深意也抑吾讀春秋而有懼焉城郭之制此公
侯所以扞城其民春秋以後皆大夫之私城其邑古者家不
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本大末小是以能固其民而無爭心叔
仲謂南遺多與而役以城費後來圍費墮費公室一大勞動
季孫叔孫帥師城成郛至圍成之役定公親往竟不得墮防
臧氏之邑乃大城之卒使武仲得以防要君而求後於魯武
仲且爾又何議乎他成公以後魯多叛邑非末大不掉之弊
即櫟人知有子元而不知有鄭曲沃知有欒氏而不知有晉
是假寇以兵而齎盜以糧耳故大城國之害也國不可無城
城不可無民民不可無吏有社稷人民者盍于此乎念豈一

三百三十八
春秋提綱卷第九
城一邑所能係其成敗存亡之數也哉

春秋提綱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提綱卷第十

雜例門

魯宮室僭侈例

隱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

莊二十有三年秋丹桓宮楹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

月刻桓宮桷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廡

僖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文十有六年毀泉臺

成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

定元年立煬宮 二年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嗚呼吾讀漢儒之記禮而深悲之成王周公之用心終不暴
白於天下後世而伯禽亦為之誣也久矣其言曰成王命伯
禽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故太廟象天子之明堂庫門

象天子之臯門雉門象天子之應門後之讀記者亦曰成王以此命之魯也不知漢儒之為此說其源流蓋自讀春秋之誤也彼見夫春秋之於祭祀也則有郊禘之文於宮室也則有延廢南門雉門兩觀之書遂從而附會之謂魯人可得用周禮不知春秋正譏魯人之不得以用周禮也延廢法廢南門法門雉門兩觀皆非諸侯所有春秋一是以新書之蓋譏其新必有譏其故者矣新者因其故而治之不悟先公之惡其罪小新作者盡廢其故而復為之效尤先公之惡其罪大先公為之已知而改之以復諸侯之舊足矣或曰若子之言春秋不以毀泉臺之例譏之乎听泉臺之築不至於僭先君為之已勿居之則可毀之則太甚若夫延廢南門雉門兩觀則有天子之制在豈得與先公泉臺比乎使魯有賢子孫毅然改之以復周公伯禽之法度以聳四方諸侯之觀聽春

秋當何如其褻也縱不能改勿修可也今又新之以彰先君之惡春秋寧不責於為人之子孫者乎或又曰臯門有仇應門將將雖古公亶父猶為之諸侯為之無害也吁大不然臯應二門雖立於古公為諸侯之時迨武王克殷周公制禮遂定為天子宫闕之制豈有既為天子之制而復假於諸侯者此成王之所不當予而伯禽之所不敢受也攷之春秋周公子孫不克守先代典籍不惟上紊天子宫闕之制其亦紊諸侯宗廟之制諸侯廟制二昭二穆與大祖而五禮也成公六年立武宮大非宮廟即遠有毀無立之意卒使意如效閭巷小人之謀禱于煬公以冀非望之福迨定公立又為立宮以媚之宗廟舊制大為姦臣所破壞哀公何時桓僖之宮猶不之毀季氏擅國之私一至此乎不惟紊諸侯宗廟之制其又紊夫人祔姑之制妾母有妾祖姑則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則易

牲而祔於女君禮也隱公五年則祀仲子用諸侯之羽數而萬於妾母之宮經書曰初前此未之見也仲子別宮猶可僖公禘大廟致夫人則成風竟得以祔於廟矣仲子之書字猶可文公之簡書夫人風氏薨葬我小君成風則妾母竟得以稱夫人小君矣其後敬嬴定如齊歸之例且踵踵矣不知周公魯公娶於薛惠公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其肯合食於廟乎嗚呼宮闕之制壞則君臣夷也宗廟之制壞則昭穆混也夫人祔姑之制壞則嫡妾均也其他丹楹刻桷之侈譏之不可勝譏吾無譏焉猶曰魯秉周禮也如是而為秉周禮也吾是以為諸侯羞也吾是以為世道嘆也

魯宮室災變例

桓十有四年秋七月壬申御廩災

僖十有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二十有五

年五月西宮災

文十有三年大室屋壞

成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三日突

定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哀三年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四年六月辛丑亳

社災

嗚呼春秋之於宮室也非僭禮不書非志災不書災之餘而再役也亦不書御廩不無作也大室不無修也新宮不無再營也攷之春秋無復興役之文獨雉門兩觀災於定公二年之夏五而新作於二年之冬十豈雉門兩觀則有再役而御廩大室新宮魯人不復為之乎吁不然宜新不書必不宜新也而書之以見其侈宜作不書必不宜作也而書之以見其僭雉門天子之應門兩觀天子之外朝觀災不戒而又為之

君子謂定公於是乎棄王度矣書災則造者之罪魯先君當之也書新作則復者之罪魯定公當之也春秋之於宮室豈徒志災而已災御廩而嘗非禮也新宮而哭非地也夷伯廟震有隱慝也大室屋壞志不敬也西宮之災暗室屋漏之地不可不謹也桓僖之災三家擅魯之私不可不禁也此猶可也至哀四年六月之亳社災天之示變於魯豈小也哉昔武王克殷使諸侯皆置殷社以為戒亳社災則天奪之鑒而魯亦隨之矣春秋志災亦止於此矣嗚呼宣榭火則宣王中興之迹無復望於周亳社災則殷人已覆之車將復見於魯悲夫春秋之於宮室也豈徒志災而已矣

災異

魯災異上魯災異下
水旱外國災異附

魯災異上日食星變

隱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九年三月癸

酉大雨雪震雷庚辰大雨雪

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日有食之既 八年冬十月

雨雪 十有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莊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二十有五年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二十有

六年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年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僖五年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十年冬大雨雪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二十有

九年秋大雨雹 三十有三年隕霜不殺草李

梅實

文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九年九月癸酉地

震 十有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十有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宣八年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十年夏四月

丙辰日有食之 十有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

之

成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六月丙寅朔日

有食之 十有七年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

之

襄十有四年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十有五年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十有六年五月甲子

地震 二十年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二

十有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

辰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

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四年秋七月甲子朔日

有食之既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

七年冬十有二月乙卯朔日食之

昭三年冬大雨雹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七

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十有五年六月

丁巳朔日有食之 十有七年夏六月甲戌朔

日有食之 冬有星孛于大辰 十有九年夏

已卯地震 二十有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

食之 二十有二年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

之 二十有三年八月乙未地震 二十有四

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一年十

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

朝日有食之 十有二年十有一月丙寅朝日
有食之 十有五年八月庚辰朝日有食之
哀三年夏四月甲午地震 十有三年冬十有一
月有星孛于東方

魯災異下

隱五年九月螟 八年九月螟
桓五年秋螽 十有四年春無冰
莊六年秋螟 七年秋無麥苗 十有七年冬多
麋 十有八年秋有蜚 二十有八年大無麥
禾 二十有九年秋有蜚
僖十有五年八月螽
文八年冬螽
宣六年秋八月螽 十年冬饑 十有三年秋冬螽

十有五年秋螽 冬蠃生 饑

成元年二月無冰

襄七年八月螽 二十有四年冬大饑 二十有

八年春無冰

昭二十有五年有鸛鵒來巢

哀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螽 十有三年九月螽

十有二月螽

水旱

桓元年秋大水 十有三年夏大水

莊七年秋大水 二十有四年秋大水 二十有

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三十有一年

冬不雨

僖二年冬十月不雨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 夏

四月不雨 六月雨 三十有一年夏大旱

文三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十年自

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十有三年自正月不

雨至于秋七月

宣七年秋大旱 十年秋大水

成五年秋大水

襄二十有四年秋大水

外國災異

莊十有一年秋宋大水 二十年夏齊大災

僖十有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十有六年春

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

宋都

文三年秋雨螽于宋

宣十有六年夏成周宣榭火

成五年梁山崩

襄九年春宋災 三十年甲午宋災

昭九年夏四月陳災 十有八年夏五月壬午宋

衛陳鄭災

嗚呼自漢儒以春秋附洪範而後世之言天也誣矣一災則一事之應一異則一徵之召其言天人相與若甚密而不謬者何休之解春秋又祖其說而波蔓之嗚呼天乎若二子之所見則小矣不曰春秋書災異而不言其故乎夫先事而至謂之異隨事而應謂之災春秋事應具存未嘗條而分之目而析之若漢儒之所言者日有食之不指其何物者缺其所不聞也孛入北斗必有書者志其不常見也星隕如雨已隕之後其象何為隕石于宋方隕之初其物為何聖人未

嘗不究其所以然而終不敢言其所以然為言之近於誣也
 聖人之重言天如此而況指某災某異而為某事之應哉隕
 霜殺菽舉重也隕霜不殺草舉輕也無冰燠甚也雨木水寒
 甚也雨雹時或有之而大則為妖也震電雨雪天時之常而
 過則為災也其類如地震火災水旱之變為人君者盍引而
 自咎曰君道廢歟臣失節歟宮闈之不正歟民事多失和歟
 何變異之荐臻也意者兵役繁興而不務職歟宮室過盛而
 不知量歟不然何以至此春秋書災異而不言其故正欲人
 君廣修德以應天也雖然天文之異雖可憂物象之妖深可
 畏鸛鵠吳禽也盛南越之妖也蜚亦魯國之所無也有之則
 為異故春秋書之曰有麋魯所有也有不為異而多則為異
 故春秋書之曰多螟螽天下所多也多不為異而災則為
 異故春秋但書之曰螟螽螽物反常為妖春秋謹之而又謹

之者也或曰外災外異惟宋為多何邪宋魯乃赴弔相通之
 國其見於簡書最密仲尼於宋其聞之祖父也最詳史記有
 可得而書者春秋有可得而詳者石隕鷁飛蓋有不必告而
 告之者故春秋書外災外異莫詳於宋其他諸國至有廢興
 存亡不以告者矣災異云乎哉或又曰三國五季之世祥瑞
 之列於汗青者相望二百四十二年之春秋專書災異無一
 祥瑞之足言者何故春秋祥瑞不書惟有年則書今有年所
 以為上瑞也吁桓宣之世兩書有年春秋以為瑞乎以為異
 乎聖人以為喜乎以為憂乎盍思之

鄭莊公之後五世兵爭

按左氏莊公乃魯桓公十一年卒祭仲立公子突世
 子忽出奔衛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世子忽復歸于
 鄭是年九月鄭伯突入于櫟十七年高渠彌弒昭公

而立公子亶十八年齊人殺公子亶而輟高渠彌祭仲迎鄭子于陳而立之杜云子儀也莊十四年傅瑕殺鄭子及二子而納厲公至此凡二十有二年始定

晉昭公之後五世大亂

初晉穆侯以條之役生太子曰仇即文弟弟以千畝之戰生曰成師即曲沃伯桓叔按左氏於桓公三年傳載魯惠公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侯於曲沃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弒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又載曲沃叛王王命虢公伐曲沃立哀侯于翼六年翼九宗五正須父之子嘉父逆晉侯於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桓公二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逐翼侯于汾隰夜獲之七年冬曲沃伯

誘小子侯殺之八年滅翼冬王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于晉魯莊公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 翼按詩孔氏曰在平陽絳邑縣 曲沃按詩孔氏曰在河東聞喜縣

夏五闕文

夏五者何穀梁曰傳疑也公羊曰無聞也杜預之解左氏亦曰闕文也無聞則無聞矣闕文則闕文矣傳疑者又何足以疑哉夏五而必繼之以月無疑也聖人於此既不難於一字之增而卒不敢者非有所不知也知而闕之者乃千萬世之信史也蓋春秋多闕文唯桓公之簡為甚春秋之左氏多闕傳唯莊公之簡為甚桓五年之甲戌己丑非以兩日赴也甲戌之下有脫簡耳四年之無秋冬七年之無秋冬非聖人削而去之也桓公之春秋多闕文矣左氏有經而無傳者尚多

有之獨莊公自元年以後大半失傳自十九年以後空一年之經而失傳或累數年之經而傳皆無之以迄於莊公之末疑有墜失之最甚固不止如成公二年夏月之闕文也傳且如此況聖人之經乎況聖人所修之舊史乎宜夏五之闕矣夫子以前為舊史為舊史之闕文夫子因之遂為聖經之闕文史之所闕者聖人且不得而增經之所闕者學者其可得而議之哉嘗攷杜預之解左氏每遇闕文則曰史闕文也范甯之解穀梁每遇闕文則曰甯所未詳獨何休之解公羊以為春秋皆無闕文隻字片簡偶有墜佚則曲為之說以附會於經桓十七年之五月不書夏則曰非闕文也月不繫時者文姜不繫之桓也僖二十八年之冬有壬申之日而無月則曰非闕文也日不繫月者諸侯不繫之周也昭十年之無冬則歸咎於昭公之不郊定十四年之無冬則歸咎於季桓之

受女樂失馬遠矣而執塗之人曰馬之失也職女之由此皆不近人情之論凡某闕文皆有論証至夏五不得其說則置然而不敢解休也生平之技始窮矣然則春秋不書者其皆闕文乎隱十年之無正桓十有四年之不書王定元年書春王而無正月若此者亦闕文乎若盡以夏五之例而例之則聖人筆削之意隱矣學者之解釋經疑宜於此審訂之但不當如何休之附會以春秋皆無闕文至夏五不得其說以為後世笑

元年春王正月

孟子謂晉之乘楚檮杌魯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孔子取春秋之名者取其義也蓋王者而後改元諸侯改元非正也諸侯有世無年有某事則繫於某王某年之下據隱公元年合書曰平王四十

九年公即位今書曰元年是魯自改元矣春秋之書舊史也韓宣子於昭公二年聘魯當時夫子年十有三見魯之史已名春秋迨夫子約魯史仍名之曰春秋蓋深有取於春秋之名之義微寓乎尊王之意舊史則未必知之而夫子則深取之天子以年諸侯以時年雖魯國之僭而時乃天子之授時而天下諸侯之所同有夫子超古史而立法於元年而繫時焉以見春秋一統之義魯雖可以黜周之年終不可以黜周之時書春王正月春王二月春王三月則一年皆不可無時則人亦不可以一日而無王夫魯改元亂也今書春而繫以王見王者後天而奉天時書王而繫以正見王者猶能頌正朔於天下而諸侯必奉王者之正朔而後敢即位見魯亂而一王之法不亂也故書魯元年而名以春秋黜其年也不書周之紀年而書春者大周之一統也所以存周也觀春秋之二

字即可以知尊王之義矣

夏正得天百王所同夫子六經皆用夏正周之時即夏之時也顏淵問為邦夫子曰行夏之時此夫子作春秋筆法也嗚呼千載而下誰能明聖人之心哉

元年春王正月

嗚呼春秋書春王正月或云周正或云夏正千載而後諸儒未有能決之者若以周正紀事則四時十二月之次更錯迭紊而人時不復正矣曾謂春秋繫年月日時之書若此哉蓋夏正得天百王所同周家不汙夏殷之舊以子月為歲首天子開明堂受朝賀布政令於四方用是月也若乃敬授人時巡狩烝享猶用夏焉汲冢周書云惟十有一月既南至亦如商書所載惟元祀十有二月而四時十二月之次未嘗改也特所尚之歲首不同耳孰謂子月為周家之正月哉今按春

秋書桓八年冬十月之雨雪僖十年之冬大雨雪或謂雪之失時為災不知雨雪政不在災異之例也水旱螟蟲之變大饑無麥苗無麥禾之書聖人畏天災憂人窮也至矣書雨雪為嗣歲之喜也此說得之詔南馬氏或曰子謂冬月之雨雪則春秋之常事不書雨雪於冬常事也此何以書曰二百四十二年而兩書雨雪其可以為常乎兩書有年則其他公私不足之年多兩書雨雪則其他陰陽錯繆之年多大抵古人所謂周多燠年之說不妄也若三月大震雷大雨雪則春秋始以災異書矣僖公三十三年冬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或謂十月之隕霜不知十月陰氣始盛雖不殺草亦不為異季冬之月此為何時霜不殺草乃所以為異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或謂十月無菽此八月之隕霜也不知中原之菽亦有晚穫者詩云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則周家以十一月為歲首而十月乃

歲聿云莫矣若謂十月無菽而獨八月有之則八月豈歲莫之時乎攷之春秋比比皆然何必如公羊左氏易時易月而後為是哉或又曰周官有正歲正月之異子何以知正歲之必在子而正月之必在寅曰正歲直周人所尚之歲首耳正月則四時十二月之次於歲首無與焉豳詩之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曰為改歲於十月為將改歲則正歲之在子而正月之在寅明矣若謂正月之必在子則豳詩於周家正朔何故不稱正月而變其文謂一之日哉左氏謂正月為周正至於天策鶉奔之謠不能不用夏杜預專以周正釋春秋至於絳老人甲子之說不能不用夏則夏正乃萬古不易之時商周改之而不可改秦人去之而不可去左氏杜預諸儒欲不用而終不能不用夫子正恐後世疑周家之正月在冬之十一月故曰春王正月則春乃王之正月也夏正乃百

王之所同也彼杜預之於春秋孔安國之於書鄭康成之於詩尚區區守周正之說吁惑矣吾不攻而自破矣

夏正得天

火心星也天子明堂之位也大火之行於天每歲十一月十二月迭移于他次獨正月不違乎建寅蓋建寅之月乃天子坐明堂布政令於四方上奉天正下授人時皆是月也所以堯典劈頭便以敬授人時為第一義以建寅之月為萬世法正夫子作春秋意也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

獲麟解

嗚呼獲麟二字三家以下言之愈多聖人之心愈不可得而見春秋奈何以獲麟終乎孔子適晉將濟河聞殺竇鳴犢而止為世亂讒勝禍之將及人也故春秋之作夫子有知我罪

我之歎定哀之世微辭為多聖人危行言孫之意大不獲已也然則奈何終於獲麟或者以麟為瑞應不知麟之自出乃太平之瑞王者之應今不得深藏遠匿於山林之間而反因獲於虞人失物之性安得為瑞夫春秋書狩即狩禘未有不志其地今但曰西狩則窮國以西淫獵所至雖麟不獲免焉麟仁獸也仁人君子之象也感獲麟而絕筆其聖人遁世無悶之意乎其聖人以天何言自處者乎故春秋止於獲麟吁此春秋一字之旨而聖人千載之心

騷云使麒麟可係
騷云豈云異犬羊

魯論一書聖人於門人問答之際詳於詩書執禮而略於易與春秋何也蓋易為窮理盡性至命之書不敢輕以授人曰五十以學易乃夫子之自道未嘗以是輕許學者也至於春秋乃一王之法不惟不敢輕以語人絕無單言片辭及於春秋之稱又何也考之

二十篇之中皆春秋褒貶之大法意及之而辭不及之者筆削關於萬世之是非予牽涉於當時之喜怒使其書出於夫子之時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則世之人將有甚於叔孫武叔者矣故春秋之授非私淑之門人不得以與於此也及觀孟子始益信余言之不謬孟子之論春秋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孔子取之又繼之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蓋孔子絕筆於哀公之十有四年下至孟子當平公之世已一百六十餘年若以三十年為一世而論孔子至是殆五世矣春秋所褒而謂之君子者其澤固至是而斬春秋所貶而謂之小人其澤亦至是而斬雖有子孫服屬已盡其好惡消其是非定春秋之書可

以出矣孟子猶不敢以斯道為己任則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但以春秋之學私淑之人也世皆以左丘明親受經於聖人不知左氏之傳皆事迹耳而春秋褒貶大義惟孟子之得其正傳也觀孟子所謂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之語此非長於春秋乎春秋天子之事之語此非深得於春秋者乎則春秋為夫子身後之書惟孟子之得其正傳也韓昌黎答張籍亦以言孔子之作春秋也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其書出焉所以慮患之道微矣如斯言也於獲麟之辭豈不信哉

論左氏

余嘗論三傳之異同而獨於左氏惜焉公穀但釋經而已春秋所無公穀不可得而有春秋所有公穀亦不可得而無左

氏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詳理或錯經以合義其事與辭過公穀遠矣獨惜春秋所有者或無而無者反有抑揚褒貶之義猶未之見焉齊桓晉文其功誠足以稱伯必起其侵曹侵蔡伐衛之由則有功者易以見疑楚靈之暴晉三郤之專其罪皆足以殺身必起其見殺之由則為惡者辭以自解滅譚則曰譚不禮焉滅遂則曰遂人不至滅舒鳩則曰舒鳩卒叛大之加小何患無辭必起其見滅之由則滅人之國者皆可以無罪攷傳之顛末大抵類此乃若言鑿取秦言術取晉卜筮占候相人之法事竒中借曰術家之流勿論至於君子覘人亦曰藥氏先亡趙孟不復年今茲宋公與叔孫皆將死覘人之國亦曰虞不臘虢不五稔楚不十年若陰有鬼神發之者吾是以未敢深信也蓋左氏之長博采諸國之記而為之傳汧流沂源使學春秋者有所証左氏

之失張本春秋之事而為之辭枝牽葉蔓使學春秋者易以疑陳桓公尚在而先舉桓公之謚鄭洩駕吳諸樊已死而尚見洩駕諸樊之人此皆左氏浮誇之過而不自覺且其載鑿巫卜筮占候相人之法於聖經何與哉雖然論聖人之謹嚴則左氏於春秋為有過論公羊之俗穀梁之短則左氏於春秋為有功宰咺歸贈二傳未有載惠公仲子之詳者左氏獨言之吾是以知仲子之為妾鄭伯克段二傳未有以發祭仲子封之言者左氏獨詳之吾是以知鄭伯之心此類有功於天下後世者不少微左氏吾何以知春秋哉余又謂左氏之誇固可惜杜氏之諛深可罪杜之釋傳阿媚取容有不可曉動曰經誤預聖門之罪人左氏之面友也余亦嗜左氏者人知杜氏之諛則知吾言之忠

讀竹湖世紀如溪澗之水清冷可掬魚蝦可以枚數讀

鐵山提綱如長江大河浩汗澎湃魚龍萬怪出沒其間
見者自惶惑欲避奇哉遂為編次以傳小山陳應龍跋

春秋提綱卷第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